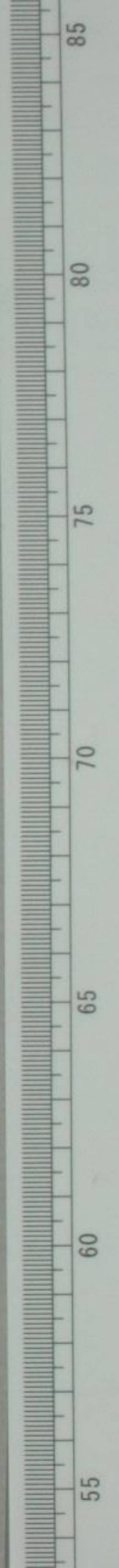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44



文庫 11
D 292
44

御回泉大庫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六

開禧儀同三司莊國錄軍國重事前由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五

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
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
八千九百八石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為盜聚黨掠州
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鄧閏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食貨志

一

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爲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爲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劔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劔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舖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隣州已編管復犯者次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銀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

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二年提舉鹽官手賈青請自諸州

改法酌三年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凡二十人哲宗卽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押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鹽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部郎中張汝賢併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爲率餘隨

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產鹽法失於詳究遂槩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久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掎克謫監湖廣鹽酒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掎克誕謾削職知和州郊亶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官焉汝賢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

其罪已而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斂之吏以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權鹽皆章惇所倡願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廊筭請依六路所筭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輸請鹽

處爲鹽本錢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旣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舊法閩之上四州建劔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輸鹽也官賣之法旣革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

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依舊及鈔法旣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權貨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爲二十二萬緡二十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誠之奏曰建劔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旣多鈔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

若可行祖宗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淳熙五年詔秦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籍鹽綱爲增鹽錢州縣則籍鹽綱以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

爲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爲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爲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傅自得楊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爲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旣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闊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爲常賦而

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頻州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劔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鏹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既爲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爲課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權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初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撓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

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
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
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
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
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
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
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
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
前前後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
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爲
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通鹽稅其縣令
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
額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
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
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
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莫而彫
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
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
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艤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
屢有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

貍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爲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

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備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爲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旣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有是命旣而宰執進蔣芾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析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

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澣增鹽直斤百錢爲白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爲言上黜公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別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眞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爲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羅爲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羅爲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鹽事王光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爲興販罷其統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鬻鹽爲鹽向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

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
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
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州
民之有鹽土者爲鑛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
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
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
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爲八錢或六錢出爲錢三十六歲
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
河西麟府州濁輪砦貿易官爲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
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權罷西監鬻鹽

俟鹽少復故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
予券償以鹽從之旣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爲鹽商
所抑纔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
請罷入芻粟第令人實錢轉運司議以爲非便而止大
抵鹽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鑛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
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
年又詔鑛戶輸歲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遇水災又
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爲鹽者
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鹽場禁民鬻
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

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占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鹽地鎔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初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卽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

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爲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筭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井爲且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爲監小爲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劔南諸州官糶鹽斤爲錢七十鹽井濬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爲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爲百五十文則

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掎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爲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筭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竈

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二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清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七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緡絹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卽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

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
得銀復輦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權貨務或
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
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
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
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
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
使蔣賁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餘萬緡
今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
利鹽入最薄故并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
曆中令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
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
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皆復故西路
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
事者多務增課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
苦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初鹽課聽以五
分折銀絀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絀絹一
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
估荆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
各以給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

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鹽轉運司商度賣陵井場遂止東鹽及閉卓筒井失業者衆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鹽事右司監蘇轍劾槩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爲錢百二十近歲鹹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槩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槩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劔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仍鬻於蜀

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筭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新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緡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并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卽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卽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權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

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脉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芻糞相尋公私病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爲之翁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爲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傷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爲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初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權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旣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虔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

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

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
二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
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
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
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
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
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
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
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
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
場等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
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
之四年二月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
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爲言七月復置八務
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
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
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
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
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
然卽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

議遂寢卽以允恭爲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爲急趨者甚衆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千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爲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旣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爲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

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筭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爲便五月以溥爲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濬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筭茶及租額逾年送權務交足而有

羨餘者卽理爲課績其不入筭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
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
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
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卽付物時或特給
程限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
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卽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
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卽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
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
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爲言而上封者猶
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

澆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二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

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
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
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
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
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
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
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卽詔
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
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束量增其直計實

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
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
貼納茶貨詔每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
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
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
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
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
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
益貴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

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
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
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
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
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
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抹之
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
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
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

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爲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旣更爲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爲八萬六千真州無爲蘄口漢陽增爲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

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鄜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

者至京師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
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諭實錢五萬共
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
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
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
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
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爲
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
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
弊其計直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
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
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得
之毋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
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莊園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
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
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
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

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
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
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
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
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
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
權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旣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
年撫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
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
緡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
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
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
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
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
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
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
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
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
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

計遂命詔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詔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詔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

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詔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爲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詔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

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人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人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人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權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卽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

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旣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

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及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旣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

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爲甚詔卽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卽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旣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

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

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
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
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
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
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
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
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
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
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
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

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
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
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
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卽所增至
寡所聚恣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
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
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
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以償邊糴
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
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

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
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卽
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
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
錢皆有虛數實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
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
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
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
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
收筭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
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
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覘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
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
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
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
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
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
裁減其數使得驍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
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

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
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
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緡官比輸
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
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
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
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
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
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
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
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
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爲
國懋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
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
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
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
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
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
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
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

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卽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

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

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卽屬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旣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旣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卽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旣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

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
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
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
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
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
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
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
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卽作十三千
買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
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
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
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
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榷茶爲民害罷爲提點湖北
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
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罪
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
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
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
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
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

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卽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爲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珪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權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皆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爲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權仍許川路餘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茶法師閔論奏

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爲五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迴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掊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爲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卽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權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爲患深

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權師閔乃奏龍州仍爲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哲宗之世其培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筭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權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筭不在焉其盛

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寢壞私取公行遂罷
禁權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
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
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卽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
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
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
悉聽商人於權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卽本
務給鈔取便美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
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
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卷
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
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
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
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蘄州卽其州及蘄水縣
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卽其州及羅
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卽
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卽其州及青溪分水
桐廬遂安婺州卽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卽其州
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卽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
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卽其州而温州以平陽大法

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
置場商旅並卽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
戶茶貯以籠箬官爲抽盤循第叙輸忘訖批引販賣茶
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
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
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
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
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
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
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
措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
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卽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
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
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
部茶籠箬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
短引輒窳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
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
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
賣不及三千斤者卽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
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

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
卽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
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
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
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
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
更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
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
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卽罷
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卽及一千五百斤須
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
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
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
正茶沒官者聽與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
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
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卽本
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
可勝記慮商旅疑慮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於時掊
克之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
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

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十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

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權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卽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子

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脩仁諸縣夔州路
遠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
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麤濫當剝納爲錢三
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
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卽詔延慶以茶招來
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卽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
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軍
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芽
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
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
諸色封樁繼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
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
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
損爲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
末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公
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
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
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率元豐
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劾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
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

物採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
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
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
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
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
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繼
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卽
京索大源等河爲之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
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
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

和者卽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
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
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
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
又將卽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
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
處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
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
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塲錢裁元豐制更立新
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官

場買十之三卽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卽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諫人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遂翔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雪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二

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尤苑爲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王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爲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鋌之半十二年興

權場遂取臘茶爲權場本凡騰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
官盡權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
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
是上供龍鳳京鋌茶料凡製作之費篋筭之式令漕司
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
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
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
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
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
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
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
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
引給茶商卽園戶市茶百斤爲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
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
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
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
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額茶司歲收
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
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園
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

爲使遂定爲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
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
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然茶
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
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自熙豐以來茶司官權出諸
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旣輸二稅又輸土產
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
元年立爲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
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
三十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
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
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
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
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驚大
率皆以互市爲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
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碉門靈犀皆易馬場乾
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爲額萬二千
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七

酒 沉冷 磬 千百附

酒宋權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臣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

食貨志

一

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醜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

歲蠲其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權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是惟夔建開施廬黔瀘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酤成卽鬻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

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
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醞用秬糯粟黍麥
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
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
麴麥一斗爲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
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爲煩
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
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
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
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
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
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
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
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
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
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
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
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
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
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

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
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
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只麴釀酒酤
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
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畫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
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
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寢蕃爲酒醪以靡
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
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
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
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
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
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
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
禁止犯者聽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
軍費不給尤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
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
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
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
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

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
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
入金帛絲纒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百六十
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
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
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
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
百餘瓶用兵夫踰二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
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
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
多則酒亦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爲今之法宜
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
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
斤百六十八百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
以便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
緡爲千石溢額者以違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
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
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米與
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年額損
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

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糯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閣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爲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逋負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今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糟糯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鬻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諸將并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

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罷權醋
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
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鹽
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
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鬻糟錢別立
額比較文詔諸郡權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
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
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
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
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
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
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爲賞罰詔酒
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
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
路諸務糟醉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
木工之費立酒匠闕聽選試清務廂軍之法清務者本
州選刺供踏麴釀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
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
三年發運使陳遘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
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

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餘輸
大觀庫五年罷夔路權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邊
城砦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
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未嘗詔毋得令人置肆以
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克上供爲戶部
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
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
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
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
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
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鼎
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元罷公帑實供給酒卽舊撲買
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
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迺增至六
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
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
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
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酒
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隨宜增價
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

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郡縣用罷四川州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尚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卽成都潼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爲三十九萬紹興元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訖紹興十五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訖

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贍軍酒庫爲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克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年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減一年磨勘

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七千貫已下場
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三萬
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二十五萬貫減
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制之
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
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稟名至多今諸路歲虧
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務
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月
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分隸
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越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
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見九同安郡王楊存
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
有奇以十分爲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
興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
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
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
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
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
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麩錢
一二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四
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閱言總所庫四

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庫
一共爲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爲額其行宮新庫息
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爲率一分輸御
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爲名遂鑄印及
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
至貧乏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
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
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
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

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

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徽
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
額失陷依舊辟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
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
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院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
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
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劔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
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
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劔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

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
號儀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磁鳳澧道渠
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
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
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
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
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
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
下益彫弊毋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
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
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
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
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
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
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詔以非
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
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
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飭服器
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救

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千三百四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八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旣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院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劔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劔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兗鳳翔陝儀邢號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劔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劔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號虔道賀潮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道天禧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

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
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
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院冶不廢而負
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
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院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
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院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
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
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
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
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二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
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
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關鑿金場後五年
凡得金爲錢二十五萬緡關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
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
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院冶凡一
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
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
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以許
天啓同管幹陝西院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院冶以
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院冶合爲一司而漕司兼領

天啓爲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川陝京西路院冶自爲一司許檢束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院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贍銅古院二一爲贍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爲贍土煎銅無窮而爲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爲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院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

兩乃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岑水一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冶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興廢置移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冶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冶地知縣月一行黜闕言者論其職在宣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冝爲課利走山谷間遂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冶司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

峒其峽州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
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
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
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
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
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
之清溪場惟黃坑場欲權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
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院黃田白
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
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
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
西路院冶已遣官吏提轄措置川路金銀院冶興廢慮
失利源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院冶所收金銀
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籤注歲半消補
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
唯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
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逾年違負之數九月措置陝
西路院冶蔣彛奏本路院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
輸大觀西庫彛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
官同諸縣丞遍視院冶之利爲圖籍籤注監司覆實保

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罪之六年川
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院治官劉芑許置萬永州產金一
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月廣東漕司言本
路鐵場院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
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
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院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
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
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院治七年提舉東南
九路院治徐禋奏太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院
治若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

和初京西漕臣王璿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
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澧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
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
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禋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
西及徐禋所領九路與修院治類鑿空擾下抑州縣
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謚并諸路廉
訪悉究陳利病直僞八月中書奏院治寢已卽緒詔京
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院治並罷十一月尚書
省言徐禋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冊粉鬻以

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
明年令諸路鐵做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召人
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相
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
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
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
官榷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
內皇城使裴絢爲涇原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
言石河鐵冶既令民自採鍊中實於官請禁民私相貿
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歸
輸官而償其直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
自賣鐵唯許鑄瀉戶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
鹽筴推行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卽冶戶未償之錢
收其已鍊之鐵爲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
固鎮等冶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榷
爲器以贍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
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
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榷諸路
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數十處
餘止爲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凡農具器

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以上仍置
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戶部下諸路漕
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地如舊法收其淨
利苗脉微者召人承買官不權取遂併諸路詳度之旨
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爲言故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
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
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寶貨司立院
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脉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
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取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
舊有苗脉可給歲課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
院冶官其江南路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
年石泉軍江溪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
以分數取之十月復置宿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
詔留邢州綦村磁州固鎮兩冶餘劾置冶並罷而常平
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院冶
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
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
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院冶司母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
路院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
緡五月詔院冶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崇寧以

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院冶官屬如熙豐員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院冶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院冶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後廣搜利冗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欽宗卽位詔悉罷之南渡院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

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二

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
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
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
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
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
奇宋初諸冶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右
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
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
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祖額增金一
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
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椿銀數
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
十萬而歲奉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
權以三分爲率一支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
年赦曰諸路州縣阮冶興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
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
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
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阮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
州縣勒令阮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
鑿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

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翔務置官吏宋因
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
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鬻造入
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十隰
州礬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駄二
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礬汾州每駄二十
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
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
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
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
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
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
不充迺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
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
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礬
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
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
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
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
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

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
國用詔金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課九
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十七萬
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
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
募民鬻之季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
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爲無軍亦置務鬻礬後
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
弛兩蜀權礬之禁時河東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
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
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斤五百纒易粟
六石計粟實直錢纒六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
官徒有權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罷人芻粟復令
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爲錢
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
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
以易芻粟之類爲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爲軍礬售
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礬損一百九萬六千
五百四斤無爲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
祐數無增損隰州礬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

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鑿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鑿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卽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筭請鑿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鑿爲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鑿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鑿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鑊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鑿法仍增官獲私鑿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音隰鑿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鑿鑿之出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鑿法自熙寧初鑿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鑿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鑿舊聽其便廼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

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卽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罷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劉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

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荅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

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柳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筭請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

博買洩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爲重也

宋史卷一百八十五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八 商稅 市易
均輸 互市 船法

商稅九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

萬曆二十七年刊

食貨志

卷二十九

一

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掎聚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勅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濟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鎖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筭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伍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

禧未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寔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旣而下詔勅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蒲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爲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旣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瀕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蔣之奇

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棧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賈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爲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雜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

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梁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梁場并請復麵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明州運船

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爲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

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
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
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
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
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
炭麵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
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
稅俟二年足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
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
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
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爲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
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
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
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
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比來
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
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
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
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
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

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
麩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者
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
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
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
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
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
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
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
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且自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
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
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
歸矣聞者咨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剗不啻
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
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儉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
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丐
假官錢爲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
因命韶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
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

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躋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羣羌闕覬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徃徃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謂邊砦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爲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關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爲政汲汲焉以財利兵軍爲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

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
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
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
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爲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并
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
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爲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爲東
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
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
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櫪等數事語
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
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不口不當以煩碎廢也自
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名悉令計直從民願
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
兩浙淮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
市易上界所償內帑錢二十萬緡假之爲本又賜夔州
路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
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
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
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
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

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
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
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
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頗以
市易爲言安石曰彼以饑民衆官不之恤相聚爲盜耳
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
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遽罷豈不爲四方笑
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
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
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喧譁布乃引監市易
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
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賈鬻廣哀羸餘是挾
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
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卽上行人所
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
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凜凜乎閭架除
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
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
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
月布復陳薛向罪茶會不當帝測然咨嗟及言三司決

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爲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一二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爲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卽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牘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寢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

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藏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州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貸者許用金帛等爲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兼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歛及三分者比遞年推恩八分者理爲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賈與牙僧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

乃令奏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僧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質遷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往歲罷貸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一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緡非舊戶惟用抵當質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質許舊戶貸請斂而復散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置司以來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息民至窮困願詔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爲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罰息安禮

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鎮瓷窰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爲權貨務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爲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錢爲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鬻八年罷諸鎮砦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内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爲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爲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搔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

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爲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兼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當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爲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行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啟

婺州市御爐炭須胡桃紋鶻鴒色守臣王居正以爲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暖而已豈問炭之紋色乎命罷之請類此者並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庶邕欽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夔部尤爲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昕言諸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壇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及屬縣交易僧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

路州縣交易僧保錢亦以十分爲率與減五分嘉定二
年以臣僚言輦轂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
府未支物價令卽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違
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
鋪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
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旣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
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
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
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
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輒用
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術使輸
者旣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
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與外不相知
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
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
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
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
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

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旣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

琦侍御史裏行錢顛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顛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培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與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

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人
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
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徒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
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
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
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
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
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爲爲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
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日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托卿以
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翁張斂散之而卿忠誠內固
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
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彊終之以不
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
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陞隋

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席之類權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二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閩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齋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

錫雜色帛次瓦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璣鑲鐵鼈皮

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鑲鐵鼈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權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諸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

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
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
以上黥面配本州爲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
貨充牣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
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
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
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船舶商居
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朔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
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船舶司權賦分買泉福
瀕海船舶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船舶歲
課二十萬緡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
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邈入船舶司闡取蕃商物詔
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
船舶諸船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
明廣三司市船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
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
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
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
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
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船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

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迴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迴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鏐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船之利顯於富家大姓宜卽本州置市船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權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船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船通行無冒禁權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船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船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船司官吏如舊額二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船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船司

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舶司給防船兵仗如詣諸國法廣南舶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船舶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舶司卽其地鬻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

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砦置權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

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卽新城貿易
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
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
揆等乘傳詣三權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
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
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權場博易者非
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繪帛漆器紈糯
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
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
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

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日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
總二十萬緡於權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
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權場自治平四年其貨
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
計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黃
焰硝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
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
權場以繪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瓊毯甘草以香藥瓷
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獐羚角礪砂柴胡菘
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

爲市天聖中陝西權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
及元昊反卽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權場後
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
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鎮戎二軍
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爲徙保安軍權場于順寧
砦旣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
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兀臧訛
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
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

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

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
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
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
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旣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吳堡
於寧星和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鬻銅錫
以市馬而織縞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具兵
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
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
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
州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

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順父母
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卽欽廉州各創驛令交
人就驛博買至是卽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
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
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
武備不修遂致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
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諭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
六月罷宜州燕市朱砾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
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
川陝卽未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

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詔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
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
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盱眙軍置權
場官監與北商博易准西京西陝西權場亦如之十九
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蠶丁蓋珠
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接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
蠶往採之多爲交人所取又爲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
十九年存盱眙軍權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
壽春花靨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措
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

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
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黷貨啓釁非便止合聽商賈
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
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猫兒眼睛之類皆實
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
斤爲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
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遞得三
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
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可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
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
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
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戶懼抽買數多止買麤色雜
貨若象齒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
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
言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還因風水
不便船破檣壞者卽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
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
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
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曠乳檀香之類爲麤色每
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一名部送支脚乘贍家錢

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綱分爲三十二綱多費脚乘贍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麓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麓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全綱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買遷黠吏受賂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